

3

蕉風



林彭



抗劉

(畫油)

籠紗曬

在吉勞福先生做新加坡的拉渣(王)不久後，我聽到一則消息：據住在新加坡海岸的天地會中的人說，有好幾千會員打算侵擾新加坡。他們的半數置有黑胡椒、甘密及其他土產的農園，可是大部份却在幹搶劫偷竊殺人的勾當，因他們幾乎全數吸食鴉片烟，至於賭博更不必談了。他們都住在遙遠的深山裡，要回去時須經過新加坡的對岸。他們會裡設立一個掌有最大權力的大哥頭，下面有四個大哥，大哥下面有一區長，區長下又有幾十個暗探，担任看護及捉人加盟的工作。方法是用強迫發誓及飲血。如果不願加盟的，便被壓迫毆打及監禁，如再不服從，便把他結果了性命。

如果天主喜歡，讓我把那加盟的一切事情報告出來，因我自己曾經到過那兒，並親眼看見。

我和一個曾入盟的馬六甲華童做朋友，渴望確實知道其中的一切秘密；因為人們說，有的傳說是真的，有

押都拉·門西著

姚鴻聲譯



的是騙人的。當我聽到了人們風傳着天地會的人打算侵擾新加坡，而且在那兒有許多搶劫賊，有些竟在日間入來搶劫，我便向我的好友華童查問。他說：

「我敢說他們有這樣的企圖，但是他們沒有達到希望。他們爲着這事，已函約馬六甲和換椰嶼的盟友，共同計劃這工作的方法；因此這工作暫時停頓。希望先生千萬莫告訴任何一個人，因我會經發過誓，萬一大哥頭知道我洩漏秘密，他一定殺死我。」

因此我也宣誓保守這秘密，不過表示想知道它的工作而已。我說：

「峇峇，他們住在那裡？」

「離開新加坡很遠，那地方叫做大東陵(Tua Tan-sling)。」

「他們的人數總共有多少？」

「單在新加坡海邊和島內大約有八千人，馬六甲、

雙溪、芙蓉、羅葛、令居和檳榔嶼，都屬這總盟的管轄。

我又問他說：

「峇峇，我想到那地方去看看。」

「押都先生，到這麼遠的地方去，有什麼意思，你不怕死嗎？」他笑着說。

「我要看看而已，有什麼可怕，如果峇峇死，我也跟着死！」

「好吧，如果這樣，再等三天後，我要到那兒去，因最近有五個新人要加入盟。你可看看它的規矩是怎樣的，可是要在那兒過一晚，第二天我們才回來。」

我聽了後考慮了一番，我到底信得過這個吸鴉片者的話嗎？我計算到那地方去是不對的。如果有危險，誰來保護呢？雖然我心裡害怕，口裏却說道：

「好吧，我也要去。」

我有許多善良的華人好友，都是做生意的。我把要跟人去，看天地會的鄉村情形的事，告訴他們，他們都說：

「所有的人都害怕天地會的人，爲什麼魯拉先生現在却要去？如果被殺死，我們該去捉那一個？」

我聽了後竟大胆起來答道：

「他們爲什麼要殺我？我帶有什麼東西？」

「叫那個要帶你去的人來，我可以向他談談。」他們說。

我隨即叫那華童和我的朋友相會，我的朋友說：

「魯拉先生要同你去東陵，勿殺是嗎？你要好好看護他，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只找你。」

「不必害怕，如果我死，他也死！」華童說。

第三天星期六早上五點鐘他來叫我，他說：

「我帶了麪包、沙糖和香蕉，先生請吃吧。」

我向天主獻禱後，便穿了破舊的衣服，帶了一張舊被單，用一條爛手巾縛在頭下。我又帶了一塊錢，一柄小刀，一枝鉛筆和一張紙，我們六個人一同出發，五個華人和我一個馬來人。」

我們並不循着大路跑，在河口上上下下，忽在陸上忽在水裡，曲曲折折地跑去。我問我的朋友這道路爲什麼這樣壞，爲什麼不把它修好些，修好些不是更便利來往嗎？他笑着說：

「如果道路修得好，任何人不是都可行過麼？偵探和白色人都可行。如果有壞人，他們馬上不是會被捉去嗎？」

我聽了這話後，才知道這原來是他們的做賊計謀。難怪偵探們都怕到這地方來。一路上碰見來來去去的華人，他們都認識我的華童朋友。我說：

「峇峇你怎會認識所有的人呢？」

「魯拉先生，難道不曉得我是這工作裡的暗探嗎？」他笑着說。

我聽了心裡又驚起來，怕他會欺騙我，或誘我加入盟，我在懷疑着。爲着要探悉其中的祕密，一路行一路問他：

「別色人也可加入盟嗎？」

「那裡可以，因為怕他們走漏消息，而且如果馬來人或回教徒加入，他們不相信「拉督」（神明）又不能飲酒和喫血，那裡可以呢？」

我聽了後，就鎮定起來，那華童又對我說：

「魯拉先生現在裝作傻子吧，不要多問話，如果跑近時不要出聲，現在拿着這個包裹，同時執着這把傘，我可以向他們說：這個窮苦的馬來人要求施賑，我陪着他一同來的。」

「好吧！」我答道。

行了半天還未到目的地。我的肚子餓了，說：

「峇峇我的肚子已經餓了，我們來喫麵包吧。」

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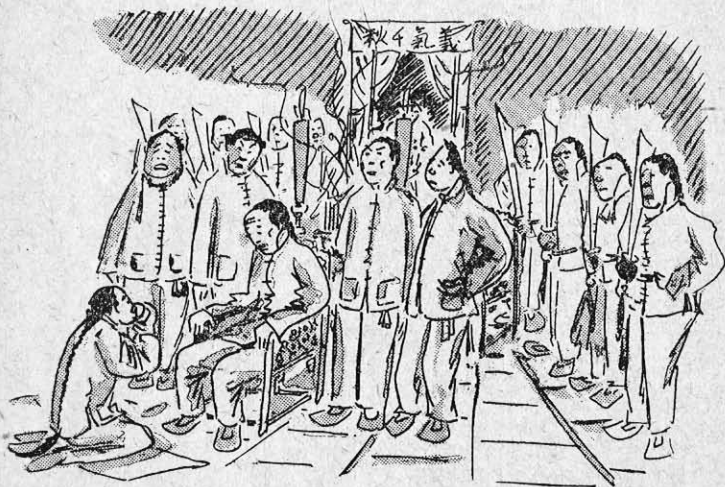
行不多久，便到了甘密園，人們都蜂湧來看我們。人聲嘈雜後，大約有十條狗跑來要咬我們，那華童便大聲叫屋主的姓名，不一刻屋主出來，會過面後，他邀我們進屋內去坐，附近的人都來圍着我看，同時他們用華語問道：

「他是那裡來的人？」

那華童說：「這是才來的一個窮人，他要向我們要求捐助，我伴着他來。」

於是他們給我們烘熟的黃瓜和甘薯，我便在「占不叻」樹下喫，那華童也跑去和那般華人同喫。在喫東西時，我看見屋內滿放着武器。其中有橢圓形大盾十個，

大鐵桿三條，短刀大約有廿柄，有柄的「巴冷」刀六、七把，槍枝也有好幾枝靠在牆壁邊。我又看見在箱上放



天 地 會 開 香 堂

着六、七套才洗疊好的白色人的內褲，看了那內褲，我的心不禁震顫起來。我懷疑這些東西是搶自白色人的。我注意一切的事物，但假裝作愚蠢，我想喝水用手指着我的嘴，他們給我一點水，可是我不接受，因我看見所有的碗都這樣醜陋，而且又有臭臭味。他們便擁過來，有的看看我的頭巾，有的捋捋我的下髻。我靜默着，因在這時我充滿了驚慌，我的朋友又正在喫點心。不一會兒，他喫飽了，我們又動身再跑，大約下午四點才到達那地點。

我看見三個大草棚，每個草棚大約長卅「里巴」(Depa 兩臂左右伸直之長度)，裡面的人像蛇般擁擠着。跑近時，那華童說：魯拉先生靜靜坐着吧，偽裝愚笨。一會兒，大約有二十條狗追近來，我非常害怕，那華童大聲叫着大棚內的人，即刻有人出來喝住那些狗。大棚門口有條大溝，寬約三「里巴」，上面有橋，如果有人侵犯時，便把橋抽開，敵人就無法過來，當他們看見那華童來到時，有三個人拿着橋架在大溝上，我們便跨過去。過橋後，看見有兩三個大陷阱，上面立着標誌，一會兒，有人帶我們進裡面去，如果不知道路徑的人，必定會跌落陷阱內，那阱有三「里巴」深，上面鋪着幼細的嫩枝，再加上乾枯的香蕉葉，最上層再鋪着原來的泥土，我進去時，仰首環視大棚的裡面，但見幾百盞烟燈左右擺佈着，供人們吸鴉片。大棚的周圍堆積着一枝一枝削尖的木棍，裡面也有武器，那些尖端的木棍是用來投擊敵人的，又有橢圓形的盾、大刀、長棍，散亂地

放在牆邊。我細聲地問我的華友：

「就是這個地方嗎？」

他答道：

「是的，這是其中之一，還有五六處地方比這更大，離開這兒遠些。但是在今晚，各處鄉村的人都聚集在這裡，入盟的地點就是在這裡，今晚只有六個人入盟，因在新加坡限制得很嚴厲，不許人們談論及批評天地會，想入盟的人必須嚴格審查。」

「今晚我們在那裡過夜？」我問。

「等刻我們在隔壁友人的房間寄宿。」

黃昏時候，他們敲着聲遠很遠的竹筒，不一會兒，人們都回到大棚裡來，我推測那三個大棚中大約有五六百人，其中不吸鴉片的，不到二十人，大多數都在吸着。他們全數進入棚內時，嘈雜的人聲好似戰鬥般，那華童把我帶到隔壁去，我看見房內掛着蚊帳，這是書記的房間，我便在此過夜，那華童又帶給我一包用蕉葉包的飯和烘熟的「士拔」魚乾和兩條香蕉。我便把它喫完，以免晚上肚餓，那華童不久又跑來告訴我：

「先生坐在這裡，這是牆壁孔，可以偷看隔壁的一切，靜靜吧，不一會他們就要來了。」

「峇峇也來這裡吧。」我說。

「魯拉先生不必害怕，我在這兒做入盟偵探，我必須在那兒，故我來告訴你，等刻兒我再來，沒有人敢對都拉先生做什麼的。」

(待續)

豆腐邊方天

大雨剛過，天上還飄着些雨粉，一陣風，吹來些沾沾的水絲，浸得人涼悠悠的。

才不過十一點，巴剎裏已經冷清了。巴剎的鏽鐵欄杆外，那些公仔書攤，洋貨地攤，磁器地攤都收了擋口。對門賣蓮子湯的和賣雞粥的，隔壁炒粿條的，煮魚蛋粉的夥計，都站在鍋邊閒怔；有時用杓子在冒着熱氣的鍋裏，無聊地攪和一陣。我們這客家豆腐棚的掌鍋，榮伯，更索性靠着近身的一張桌邊坐下，眯着懶眼，燃起一支香煙。

坑坑凹凹的洋灰路，積着一圈圈的泥水，在燈下閃着亮光。偶然有一兩個人，踩着積水，吱吱地走過，四圍便噪起各種鄉音的吆喝；我也急忙走出竹棚，應和着喝一陣。待那行人左顧右盼地走過去了，進了隔得較遠的一家賣福建麵的擋口，大家才止聲，安靜下來。

雨粉不停的飄，二馬路上甚少行人，車聲也稀得很，只間或有一兩架三輪車，載着戲院街的馬交雞和拉皮條的阿嬭，在雨天裏轉溜。我肩搭着抹檯巾，坐在桌邊，挖着大腳樞的臭泥。本來這擋口又不是自己開的，生意冷熱管我屁事，偏偏沒事做，心裏就悶得慌突突的。

「正月桃花開，
桃愛桃花開，
娘今來病子，無人知。
阿伯來問媒，
愛食麼味？
愛吃山東香水梨。」

又是巴剎尾享記飯檔的收音機傳來的，那一男一女用福建腔對唱的「桃花答渡」。

愛吃麼味？客家豆腐最有滋味。我不覺無聊地看看四圍，空擺着的圓

檯，一個鬼影也無。哈，倒不懂得，什麼光景，擦皮鞋的阿福仔溜進來，縮在棚角落裏，打瞌睡。

「這小鬼真衰，十二歲啦，還淌眼淚！」我心想。

「有一次，他向一位來吃豆腐的客人兜生意。你姆！又生成是個啞吧胚子，也不懂得裝個笑臉，向人家搭訕一兩句好聽話。看人家瞧了一眼皮鞋，便硬以為人家有照顧的意思，使勁把人家的腿向皮鞋箱上搬，好，這一下把人家惹火啦，給了他一腿，踢得跌倒在地上。」

「吊！這又算得什麼，打我十歲出來撈，什麼事……偏偏你生得嬌嫩，挨一脚，就值得爬到背角落上去淌眼淚。你沒生成坐汽車，提書包的命，就別淌眼淚，你該對他那麼得平摺的西裝褲，吐這麼一口濃痰。馬打，馬打寮又怎麼樣，進去白吃三天咖哩飯，豈不……」

我正在肚子裏咒這不成人的小子，忽然眼前掠過一條身影，一個人站在黃豆腐的鍋前。

我趕上兩步，正想問：

「頭家，你愛釀豆腐麼？愛幾角錢……」

定眼一看，原來是串攤擔，討角子的李老頭。這老傢伙默着枯樹皮似的臉，眯着一對掛滿黃屎的細眼，盯住冒熱氣的鍋直楞，稀零零的白髮絲，和衣衫上搭拉出來的破布片，在細風細雨裏飄飄的，一隻幼樹幹似的手臂在胸前摸呀摸的，枯癟的嘴唇上倒濕潤潤的，像要滴下口涎。

哇！不要摸出一隻跳蚤，蹦到豆腐鍋裏。

「行開，行開，莫企裏位，今夜沒人交關，去介位討鐺？」我不耐煩的喊道。

「勿……勿……勿係……」老頭抖着嘴半天，想吐出一句話來。

「勿係麼嘢，行開，行開點！」

那老頭忸忸怩怩的，向前走了半步，又停着，好像有句話，又吞到肚裏了，哈！這大把年紀，還害羞。

那老頭看看冒熱氣的鍋，嚥下一口唾沫，終於又抖着乾癟的嘴皮結結巴巴地說：

「買……買……買一碗……一碗豆腐……」

我驚訝地回過頭看看榮伯，這時，他也站到鍋邊來了。

「愛幾角錢？」我問。

「五……五……五……五……五占錢。」

「五占！哈哈，哈哈！五占只有一塊豆腐，不賣，不賣。」

老頭木然的望了一陣，想走。

「轉來，轉來，賣給你。」是掌鍋榮伯的聲音。

那老頭轉回身。榮伯拿起碗，舀了一滿碗清湯，然後問道：

「愛麼嘢！」

黃豆腐、白豆腐、腐皮、魚蛋，老頭瞧瞧這邊，看看那邊，抬着一隻鱷魚皮包着似的指頭在鍋上顛來顛去的，不知道是指那樣。

榮伯用杓子，飄起一塊白豆腐倒在碗裏，白豆腐在清湯裏蕩呀蕩的，打個轉沉到湯底。

老頭的手還在鍋上顛來顛去。

榮伯一發狠，又舀起黃的、白的、魚蛋、腐皮，足足四塊，然後把碗

遞到老頭手上說：

「拿去食罷。」

老頭小心地把手上捏着的一個五占小銀幣，放在洋鐵皮包的灶上，小得連個響聲也沒有。兩手捧着碗，走向棚裡的木柱角，企在那兒吃去了。榮伯今天不知怎麼的發了善心，我也落得做個人情。我拖開一條櫬，習慣的用抹布在檯面一拭，然後叫着：

「伯爺公，過這邊坐下來吃。」說着，我又去拿過一雙筷；一碟

豆油，一

碟番椒醬

。老頭還

縮在柱邊

，怯怯地

眯着眼睛

我看。

「過來，沒人騙你！」



漫步

林風

我在半島上漫步，
驚訝地欣賞新的事物。

這裏，

沒有光禿的山，

沒有不綠的樹，

沒有緩流的河，

沒有不生苗的泥土。

這裏，

老樹上盤繞籐蔓，

籐蔓上衍生苔蘚，

石頭上都爬滿叢莽，

翠林遍蓋着平野崗巒，

枝芽在岩縫裏爭着擡頭，

河岸的灌木如一道綠的城垣。

我彷彿看見

在走不盡的野林裏

開墾的祖先，荷着斧斤
太陽閃爍在赤銅色的肩；

我彷彿聽見

在滾沙的泥河上，

古老的漁子，蕩過急流，

大風暴裏傳來吶喊。

落葉年年灑滿青草，

青草代代覆被黃土，

黃土下湮埋着枯骨，

枯骨又滋生了新樹。

現在太陽依然照着，

我，一個新的荷斧者，

在這裏漫步。

啊！泥河湍湍不息的流，

啊！風中無垠波漾的綠，

我不懂你們的言語，

但千年來，你們便有話傾吐，

你們一定有一種深意，

不輕易，不輕易向人告訴。

這樣，老頭才算顛顛地走過來，
坐在桌邊。

你看他，拈起一塊黃豆腐，沾了

豆油，又沾番椒，先用舌頭舐着豆腐

皮，細細的嚼了外面的豆腐，再吃心

裏的魚和肉合的丸，不知怎麼的，吃

到肉的時候，就像肉上油太多，還沒

等眨眼，一粒肉丸就從他那缺牙的嘴

裏，滑進喉嚨管裏去了。

啊呀！我從來沒看見有人吃豆腐

這麼饞過，連喝湯還帶着漬漬的響聲

，湯剛吸進嘴，又灑回一些到碗裏，

沾得滿嘴皮和嘴上的細短白鬚渣上都

是。

好半天，老頭算是吃完了，湯也

舐乾淨了，才佯着身走出去。油燈照

着洋灰地上的水漬，一步後面跟着一

個幌動的閃圈，老頭走出巴剎，消沒

在轉角處。

唉，豆腐有什麼好吃的，平常吃

膩了，我寧願吃小鹹魚下飯哩！我自

出半碗清湯潤潤喉嚨。這時，榮伯打

了一個呵欠。

「唉！今天大概是沒生意囉，早

點收檔吧！」

教師節

重陽

是午夜時分了。

在山芭裡，黑暗吞沒了一切聲音和顏色，連宇宙也似乎墮入夢的深淵；如果套一句成語，正是所謂「萬籟俱寂」。

但在都市裡，尤其是在新加坡的芽籠道上，依然是車水馬龍，輝煌如畫：小販、舞女、妓女、三輪車夫、特示車夫，扒手，私會黨徒……都像蝙蝠一般，紛紛從黑暗的角度裡奔了出來，追逐着生存所必需的一些微利。夜，本來是應該休息的時候，而那些夜生活者，却似乎忘了疲乏，熙熙攘攘，爲利而來，爲利而往。這不是說明了社會越文明，生活越困難的畸形現象麼？

就在這不夜天的芽籠道上住着一位終生獻身於教育事業的老教師章先生。照道理，教師們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可以早點休息；而事實上並不盡然，一大堆的學生作業，還得趁着夜裡來修改呢。

章先生這時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鏡，在批改着學生的作文簿子。

章先生今年五十一歲，但由於工作繁忙，營養不足的變重因素，額上皺紋特多，雙頰又深陷，所以從外貌看來，似乎是六十開外的人。他拿着一枝紅水筆，有時不停地揮動着，有時又停了片刻在凝思着。在這種工作過程中，却不時在「咯，咯，咯……」；「咳了幾聲，於是提起放在案頭的熱水壺，倒出了一杯「咖啡烏」在飲着。

他不覺側轉頭，掃視了一下自己的這一個「家」。所謂「家」，其實簡單不過：一間兩丈見方的房子，同時兼起着數種用場——書房、會客廳、膳所、臥房、孩子們的遊戲室。窗前擺了一張寫字檯；左隅安了一張大床，床前圍起了一塊布幕；地板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幾個孩子。
「唉！這就是「家」麼？這就是「人生」麼？……」章先生禁不住

引起了感慨。

感慨盡管感慨，現實究竟是現實，對着這一堆山丘似的作文簿子，章先生再也沒有餘閒就擱下去，只好趕走了心內一切雜念，繼續全神貫注在批改工作上。

「咯，咯，咯……」又是幾聲咳嗽。他不得不停了筆，又從熱水壺倒出了一杯咖啡烏來喝。

「呃！你還不會睡麼？看你又在咳了！」章太太爲丈夫的咳聲驚醒，揉着眼，撩起了床前的布幕，在望着丈夫說話。

「唔，怎麼能够早睡呢？你瞧！作文簿子還有這麼一大堆；況且也不困倦。」話剛說完，章先生不禁打了個呵欠。

「看你近來咳得越厲害了，還是早些休息吧！明天不是教師節嗎，不必去學校？」章太太的關心丈夫，是理所必然的。

「是，明天是教師節。教師又怎

麼樣？上午九時得去快樂世界參加教師團體舉行的慶祝會，晚上還得去羽球館參加茶會……」

「爲什麼上午開了會，晚上又來一個會？」章太太好似碰到丈二金剛，模不着頭腦。

「你不知道，這是好現象呀！晚上的慶祝會，是由各校校友會聯合藝術研究會所舉行的。往年教師團體的慶祝會，被洋博士譏笑做「和尚請和尚」；今年由校友來爲老師慶祝，這才是「尊師重道」精神的表現！」

「你別老天真！在南洋這種銅臭社會，談什麼「尊師重道」！儘管你會開得多麼熱烈，口號喊得多麼响亮，試問，對教師的地位能不能提高？對教師的待遇能不能改善？……算了！還不如在家睡他一天，對你的身體，才真正有好處呢！」不料章太太生了感觸，發起牢騷。

「不！會總得去赴的。人家熱誠地爲你開會慶祝，你怎麼好意思推却？說到「尊師重道」，就因爲南洋社會看重金錢，看輕教師，所以更要提倡，更要鼓吹！如果不是這樣，風氣

永遠不會改變過來的。……「喀，喀，喀……」說不了幾句話，章先生又咳了起來。

「還是來睡了吧！什麼「尊」啊，「重」啦，都在其次，還是保重身體要緊。——夜很深了吧？有沒有到一點？」章太太是着實從內心對丈夫生了愛憐，所以再三催他休息。

「唔，差不多一點了。好，不改它了。」他收拾了簿子，又來一個長長的呵欠。

臨睡前，章先生以愛憐的目光，掃巡了一下躺在地板上幾個黃口雛兒，不禁湧起一股舐犢的深情，伴着一陣心魂的戰慄。

房裡雖然熄了燈，但街燈的照耀，仍然使房裡充滿了月色似的光霧。而且雖然是深夜，但電車聲，汽車聲，餛飩担子的敲梆聲，依然織成了一片都市交響樂：都市確然是「不夜」的啊！

章先生躺在床上，閉了雙眼，但他並不能立刻入睡；相反地，他的靈魂似乎比白天更加清醒，「心眼」張得更大，他似乎脫離了宇宙，翱翔於

自由自在的虛幻之域：一會兒，他似乎看到了女兒阿婉，在馬來亞大學畢了業，戴了學士的方帽子，笑靨颯地迎面走來……一會兒，又似乎回到萬里外的故鄉，大廳上點着幾尺長的紅燭，神几上列着數大盤的壽桃，他自己着了一件藍緞長袍，領着一群兒女向坐在廳頭紅交椅上的老太太叩頭祝壽。賓客滿堂，個個露着欣羨的眼光……一會兒，又似乎住在一座豪華的大洋樓裡，兒子老大長得面團團腹便便，成爲當地數一數二的僑領；老二呢，當了大學校長，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一會兒，又似乎到了另一個星球，這兒有不老的春天；田畝上送來一陣稻花香，夾着一陣牧童的笛聲。陽光在散播着溫暖，鳥兒在歌頌着和平。沒有憂愁，沒有飢餓，沒有貧窮，沒有殘殺……

這時，忽然街上馳過了一輛救傷車，那「銀鈴」的急迫的鈴聲，驚醒了章先生的幻想，他又禁不住「喀喀」咳了起來。太太翻了身，含糊地問：

「你還不會睡着麼……」



地儘催！」

「他說照規矩月頭便得繳清，我們已拖到月尾……」

「這個刻薄鬼，一切只看錢上，什麼交情都不管！」

「他說，看在朋友的面，才把房子租給你呢！」

「看在朋友的面，隔壁房才租三十塊錢，倒要我們四十塊！」

「他說，早晚時價不同哇。」

「鬼話連篇！這傢伙簡直是臭虫！却偏偏開口革命閉口民主。」

「但他會鑽，會發財呀！他，今天冷冷地說：『三天內再不繳，得請你們搬開！』……」

「管他去下逐客令，我們並沒有欠他道理。」

「你還是早點設法還他算了，何必多惹閒氣來受？」

「等後天我向楊校長商量看，先借半個月薪金來應付一下。」

「唉！每個月都是『寅吃卯糧』……婉兒這女孩子，又吵着要再上學。本來嘛，也該讓她上學才是，可是老六沒人照顧，家裡少不得她一把

「唔，睡不着……」
「呃！我忘掉告訴你一件事……」
「太太忽然記起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似的，興奮而急促地說。聽了太太緊張的口氣，章先生連忙插口問：
「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呀？」
「什麼大事！你的好朋友——房東，今天又來催討房租了！」
「這個月還沒有完，倒催命鬼似

脚手。老杜同你差不多年紀，他的老大已經能够幫忙養家了；再過兩年，老二大學畢了業，他便可以蹺脚老太爺了！而我們呢？老大才讀小學……」

「唉！太太「六字」怎能和「八字」鬥？俗語說：「人比人，氣死人！」誰叫我們窮？誰叫我們結婚得遲？」

說來說去，是你走錯了路！人家走錯了路，還懂得回頭，改行；你呢？一直要走到底！你瞧老李，人家丟了粉筆，跳到商場去，如今少說沒十萬也有八萬。就像那刻薄鬼房東，從前不是和你同過事？現在也變了「頭家」，出車入馬。」

「太太，這難道是我的錯處？如果大家不當教師，學校不是要關門？下一代不是要「蠢如鹿豕」？還說什麼保存中華文化，發揚中華文化？錯是錯在目前教育制度不合理，教師待遇得不到改善。你瞧！英校便不相同，人家有年功加俸，有養老金，底薪又高。誰說英校教師當不得？至於我們華校，薪額底，年功加俸養老金，

什麼都沒有！像我，担任一間學校的教職，固然養活不了一家；縱然賣老命兼了另一間的下午班，還是弄得「寅吃卯糧」，房租交不起，女兒上不了學！太太，我已盡了做人的義務，難道還是我的錯處？」章先生越說越激動，心口的火山，似乎要爆發了。

章太太也並不以為自己理屈，更提出另一點反攻理由：

「你說學校經費困難，待遇不好，但是，政府不是宣佈要實行新津制麼？實行新津制，教師的待遇，不是會提高麼？但是為什麼你們又要反對不接受？」

「真的麼？為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那麼，以你服務的年數來說，不是可以比老陳領得更高的薪金麼？」

「太太，事情並非這麼簡單：中國大學學位不被承認，其他什麼師範，中學畢業的資格，更不必說，一切都被當做未經師資訓練者看待，底薪因此很低。」

丈夫的冷淡神氣，倒叫章太太摸不清。她眼前可展開了一片美麗的遠景：

「不是聽說又有新的辦法要宣佈了麼？我相信政府對各民族教育，一定會平等看待的。」

「明年大概會批准吧？那麼，第一，你可辭掉了下午班的職位，我看你的咳嗽，是因為工作太忙得來的。第二，你應該多吃點補養的東西，以恢復你的健康。第三，婉女應該讓她繼續上學才不致耽誤了她的前途。」

「自然，我們都希望政府會以平等地位，看待華文教育；但是，我們不希望會有什麼附帶的條件。」

章先生看到太太這麼天真，便笑笑地接着說：

像樣的衣服。第五，得不時帶太太孩子們去看看戲，與奧點心。」

「我麼，人已老了，還要什麼漂亮的服裝？時常帶孩子們看看戲倒是好的，我們的孩子實在太可憐了！」

(上)

友聯活葉文選

高中初中國文必備參攷書

· 一 每編均有作者生平、選錄來源、清楚明瞭

· 二 語體文譯特文聘名家執筆，對照閱讀，容易瞭解

· 三 單字、費解詞句、註詳盡，加註國音及四聲

· 四 附有主體、分析、深入瞭解全文

總代理：中國學生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勇士漢都亞的童年

余壽浩

漢都亞 Hang Tuah 是馬六甲王國鼎盛時期，蘇丹芒速沙選拔的海軍總司令。他不但英姿挺秀，而且武藝超羣，弓箭能百步穿楊，劍術則冠絕全國。當時國內文有賢相冬庇刺，武有勇士漢都亞，左右輔弼，文武並用，馬六甲的能够稱雄南洋，二人的功勞不小。所以直到現在，馬來人對於漢都亞的軼事信史，還是稱道不置，其崇拜英雄的情形，和我國崇拜關岳的情形相彷彿。這篇是記他童年的軼事，流風餘韻，可以鼓勵學生們的向上志趣，非只是平常的傳記而已。

漢都亞於一四四〇年誕生在民丹 Bentan，即現在印尼的廖內 Riouw。父親名漢瑪末 Hang Mahnut，在民丹以開小雜貨店爲生。當漢都亞出世不久，這時馬六甲在蘇丹無答發沙統治之下，已經日趨繁榮，市面興盛，商業發達，於是漢瑪末便全家搬到馬六甲去，仍舊在那裏開設小雜貨店，販賣日常用品，生意倒也不差，當時的首相，也成爲他的顧客之一。

這時漢都亞已漸漸長大，可是那時候馬六甲人是不懂得讀書識字的，所以他除了協助父親管理店務以外，便是天天和幾個隣居小孩們練習武藝，射箭啦，舞劍啦，靠着他身材生得健美，而且力大無窮，武藝居然大有進境，不但劍術精熟，即射箭亦有百步穿楊的功夫，遠非其他小孩可及。

到一四五六年，漢都亞已有十六歲了，但健碩的身體，在熱帶的氣候之下，早已長得和成年人一樣的高大。早熟的他，自思天天在父親店裏工作，並無意味，很

想自己出去奮鬥一下，到附近的小島去，找尋一些產物，來幫助家計。由此可見他從小便有獨立的精神了。

有一天，他的父親命他送貨到首相家去，他就乘機向父親提出要求，要求借用父親的獨木舟，到對面的小島上（現屬蘇門答臘島的那些小島），找尋些產物回來，充實店內的貨色。但這個提議，首先即遭母親的反對。她說：「你瘋了嗎？你今年才十六歲，究竟有多少本事，敢出海去航行？你知道那海峽裏的海流是多麼急，一艘小小的獨木舟如何划得過去，恐怕一下子便被流去遙遠的地方了。而且，現在的季候，正是海盜出沒的時候，萬一你遇到海盜，就一定會被他們俘去，那時你就永遠回不得家了。這教爲娘的如何放心得下？所以你千萬不可出去。」

可是經漢都亞竭力向父親懇求之後，父親覺得男孩子應該出去外面奮鬥奮鬥，不該在家享受父親的餘蔭，所以就答應了他的請求。漢都亞得到父親的允許，歡喜

我要的衣服

中 石

縫衣的人在燈下埋首苦幹，
細細縫出一件新襯衫。
縫衣的人穿得破舊，
却作出漂亮的領、漂亮的袖。
華麗的領熠熠發亮，
吸引了多少人欽羨的目光。
沒有多久，襯衣本身還完好，
而領已壞了，袖已壞了。

洗衣的人流着汗，
將我的襯衣洗淨、晾乾。
洗衣的人身上濕透，
仍努力熨平了領，熨平了袖。
潔白的領袖顯出莊嚴儀態，
令我不由得不愛穿戴。
沒有多久，襯衣本身依然素綉，
而領已髒了，袖已髒了。

我願縫衣的人縫出一件衣來，
衣領衣袖不首先敗壞；
我願洗衣的人設法作到這樣：
使衣領衣袖不首先骯髒。
如果他們說我不講情理，
我便只有自己來縫，自己來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

之極，將貨物送去首相府以後，便去拜訪他的幾位好朋友，那就是天和和在一起練武的漢吉斯多利Hang Ke-sturi，漢炭Hang Jebat，漢禮Hang Lekir和漢禮久Hang Lekin。四個人聽說要坐船出海去玩，沒有不歡喜的，便相約同行，而四孩子的父母，聽說漢都亞的父親已經答應，便也都答應了。

於是五個孩子，腰帶上都插了一柄曲劍，漢都亞背上又背着弓箭和一柄斧頭，吉斯多利背着一枝漁槍，其他三人又各帶了一柄巴朗刀，還帶了一些漁網釣竿等，上了獨木舟，划出馬六甲河，進入馬六甲海峽，一直向對岸蘇門答臘沿岸的小島划去。起先他們還和一些漁船

在一起，但是一會兒以後，他們已孤單地成爲大海中的惟一小船了。

一會兒，他們划近一個小島，島上似乎沒人，祇有一些椰樹，對著海水，迎風搖曳。禮吉道：「我覺得口渴，想上岸去採些嫩椰，取椰水來喝。」都亞道：「你且慢歡喜，只想喝水，你看，那邊遠處，有三條盜船來了一視，我真的不好了，有三條盜船正向這邊駛來，極目一艘好像戰船，至少載有三四十人，後面一艘像漁船，大概載有一二十人。那些小孩正看之間，那後面一艘小的盜船竟向他們這艘獨木舟飛也似的划來了。」

(未完)

畫家鍾泗濱

椰雨館主

在今日華僑中，大家公認鍾泗濱為新加坡一個傑出的畫家，同時，也是一個前途最有希望的畫家。

泗濱，生長於廈門，今年才三十多歲，小學生時代，人家已稱呼他為「小小畫家」。年青的小夥子，畫出來的東西，維妙維肖。師長和親友，莫不驚異和稱羨他的藝術天才。後來，泗濱進入廈門美專受深造，因得從名師的指導，進步更快，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畢業後，泗濱曾試把他的作品，舉行「個展」，作品有六十件，

不上三天，竟售出五十三件。泗濱，轉學上海新華藝專，恰在抗戰的時候，後來上海局勢日非，他避難香江。大平洋戰爭起後，又避居澳門，而後開關回廈，潛修研究。到一九四六年才來星洲。

泗濱在國內的時候，作風着重於傳統派。來星之後，他的作風頓改舊觀，他的筆調深受野獸派畫家，柔非 (Raoul Dufy) 和佛拉莫克 (Viam-inch) 所影響，對於構圖設色和線條

則跟後期印象派大師高庚 (Gauguin) 和現代畫家「巨人」畢加索 (Picasso) 跑。所以他的作品，有獨特的作風，

鍾泗濱自畫像



峇里舞女



沒有藝術眼光的人，不會領略和了解的。

泗濱，現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為西洋畫教師，兼任「藝協」審查委員，和中華美術研究會委員。泗濱，沒有惡劣嗜好，有，便是在南洋美術室裡埋頭作他的畫。

泗濱，一九五一年偕同劉抗，陳文希，陳宗瑞等畫家，到峇里島去觀



峇 里 村 風 光



牛 車

光。在那裏三個多月。一九五三年，他們聯合舉行「峇里畫展」，泗濱的作品極受參觀者的好評。文化界對泗濱，尤讚美不置。（參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南洋商報潘受所記「看了新加坡四家畫展」）英國駐東南亞專員麥唐納氏和富商陸運濤氏，對泗濱的峇里作品，更加賞識，買去好多

幅畫去珍藏。麥氏在星時，還常常到「美專」去欣賞泗濱的作品。泗濱的藝術雖未臻登峯造極的地步，但他已踏上成功的大道，他還在壯年，加上聰明的資本和肯為理想忍苦盡瘁而效忠的精神，繼續努力下去，其前途的光輝，是毫無疑問的。

（編者按：本刊第二期封底「馬來甘榜」，為鍾先生最近作品之一，陸運濤氏珍藏。本期封面，為鍾先生所繪之國畫。）

獅城自從爲滿者伯夷 (Majapahit) 所覆亡後，便淪爲廢墟。萊佛士爵士於一八一九年佔領新加坡時，居民僅二百十名；但，當時尙可尋訪獅城的遺跡。據克勞福氏 (John Crawfurd) 於一八二二年二月三日所作的日記，有云：

今晨，予步行繞新嘉坡故城之垣，與其故疆，蓋此地本吾人近代殖民地之址基也。東界海，北有城環之，而西則爲鹹水之浦，實海口也。所環之地爲一平原，終于頗大之山陵，高百五十尺。全部爲一種三角形，以海濱爲底邊，長約一哩。城垣基礎寬約十六呎，目下僅高八九呎。由海岸至山麓幾一哩，直抵鹽澤而止。其在平原繼續環繞時，有小河沿之至城根爲止，儼然塹壕也。濠之繞山者，其水已涸，實一溝渠而已。其在西面者由垣至海亦幾一哩。其北亦然。北有鹽澤，潮漲時成一深瀾天然之障礙，真所謂金湯之固也。他所記的故城舊址，就是現在華

新嘉坡掌故談

許雲樵

僑叫做「水仙門」的一個區域，東面是海，西面是升旗山，北面是流水坑 (Stanford Canal)，南面是新嘉坡河。在這一區域的北面，叫做小坡，南面叫做大坡。現在大小坡雖是人口最擁擠的區域，但在一百年前却很荒涼，小坡是私會黨械鬥的所在，大坡則是義塚地，東陵一帶還有猛獸出沒，就是在水仙門的獅城內，人口也並不多。不過我們知道華僑最初居留的地方，該在水仙門的升旗山下，俗名叫作顯口鼎，現在山下還有一所簡陋的大伯公廟可以爲証。萊佛士博物院內所存的一方古石刻，那是新嘉坡僅存的古跡，但發現至今已百餘年，還沒人知道寫些什麼。年來馬來亞的考古學家，在各地所作的考古發掘，很有

收穫，但在新嘉坡島上還沒有舉行過活動，如考古旅行咧，研究座談咧，刊行專著咧，實地調查咧，相信不久，新嘉坡歷史必將更見完善。(完)

馬來詩兩首

A. W. Hamilton 著
藍天 譯

(一) 永遠的懷念
Eternal Remembrance

摺起妳的腰布與襯衣，
來，我會把它放在盤裏，
當海水枯乾成爲岩石，
那天我才會把妳忘記。

(二) 至高的願望
Hope Surpassing

無論棕櫚樹長得多高，
更高的還是猛的火煙。
無論奧芙山伸得多高，
更高的還是我的心願。

(註) 奧芙山 Mount Ophir
是馬六甲最高山，拔海四千一百八十七呎。



阿嬌家裡的虎仔又病了，聽說是發高熱。早上，鄰家送來了這壞消息，慌得阿嬌頭也來不及梳，臉也來不及洗，匆匆忙忙地收拾了包袱，趕回家去。

「病魔好像和窮困訂立了攻守同盟似的，專門找窮人開玩笑！」正當我們歎惜着阿嬌遭遇的時候，從廚房裡吹來一陣焦風（不是薰風），原來電爐裡的麵包已被烤成黑炭。常聽醫生講，烤焦的東西可以幫助消化，是治療胃病的聖藥；既然如此，我怎好暴殄天物，摸上點黃油，加上點白糖，一閉眼睛，連水吞下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早餐一過，轉眼喂肚皮的時間又到了。廚房雖然罷工，肚子却在照常營業，沒有原料供應，無論如何是不成的。為了解決迫不容緩的

人生第一要事，我們這個不像家庭的一家五口，只好整裝待發，集體轉移陣地，從密陀律的瑞記，游擊到南天巴刹，雞飯，沙爹，牛肉粥，客家豆腐，每天吃個盡興而歸。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阿嬌依然沒有返工的消息。管伙食的財務大臣已一再地提出警告：「國庫空虛，緊縮開支！」而五臟部的各部主管也接連地提出抗議，胃痛、便秘都跟着向我們示威。在這種四面楚歌的圍攻之下，我們不得不接受大時代潮流的挑戰，召開臨時緊急大會，以求得「餓潮」的合理解決。經過一小時唇劍舌槍的激烈辯論，結果取得了如下的決議：第一，仿照八大酒樓的辦法，由僱主權充司灶，輪流值班；第二，取得勞方同意，加緊聘請新工。

第一天，該我輪值。我雖沒有得過易牙的真傳，也沒有讀過特級校對的食經，但自信還可以把菜炒熟，把飯煮爛，雖然談不上美味可口，總能勉強下嚥，湊合着把五個人的民生問題應付過去，達成我的任務。下班後，把恤衫脫掉，洗菜，斬肉，剛煮上開水，門鈴响了。和朋友寒暄一番，回去一看，滾水燒剩了一半，桌上的肉也被貓偷吃了一半。當我把油倒在鍋裡，茶跟着放下，電話又在响了，心不在焉的交談一番，回去油已熬乾，菜也變成黑炭。飯菜擺在檯上，當我看到他們幾個人吃得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使我對自己的烹調信心跟着發生了動搖。

「醫生說，燒焦的東西可以幫助消化，吃這種菜，會對你們的胃口有好處的！」對驢技窮，我只好這解嘲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財政大臣找工人的使命依然沒有完成，每次回到家來，總是兩肩一聳，苦笑着向我們交個白卷。

「前天，張家的阿嫂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工人，甚麼條件都講好了，月薪一百二十元，公積金由我們負擔。但是，昨天開車去接她，她却說下月就回唐山……」

「昨天，李家的阿妹又給我們介紹一個工人，講好了每月初一、十五要去拜神，一星期放假一天去標會，月薪一百二十元，公積金由我們負擔。但是，今天開車去接她，她又說不管洗衣，只管作飯……」

「今天，趙家的阿嬌又給我們介紹一個工人，年紀快七十歲了，看樣子，還要我們服侍她……」我們的財務大臣滔滔不絕的訴苦半天，結果是無法完成任務，辭職不幹。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我們的新工依然沒有找到。早上起來，發現內衣沒有換的了，從髒衣堆裡翻出一件比較乾淨的，重新穿上。房裡幾天沒有掃了，花生皮，碎紙屑，狼籍滿地。這實在太不像話了，找個星期天，全體總動員，來了一次大掃除。塵土清出一堆，花瓶打破一隻，窗子碰碎一塊，同伴的手也刺破了，血流了一盞司。工作完畢，檢討戰果，大家都很满意。爲了慰勞流血犧牲的勞動英雄，

我們又全體出動，遠征北京飯店，香酥鴨吃在肚子，又受了財務大臣的一頓警告。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天、兩天、三天又過去了。我們的新工雖然還沒有找到，但是大家都已較前習慣，沒有從前那樣焦燥不安了。最使我感覺安慰的，是我的烹調技術越來越進步了，這可從我們同伴的面部表情上察覺出來。最初，愁眉苦臉，後來，狼吞虎嚥，最近，嘻笑顏開，並且無時不在稱讚我的手藝高明了。由於長期的阿嬌罷工，使我在勞動中把自己訓練成烹調能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寶貴的收穫。在物稀爲貴的今天社會中，我又多了一項謀生的技能。從明天起，我將「投筆從傭」，今晚再絞最後一次腦汁，擬出下面的廣告，明天送去南洋商報刊登吧。

阿叔待聘

茲有男性阿叔一名，精於烹調，能煮

不焦的飯，能炒不生的菜，可口衛生，保

治胃病。不燒香、不拜神、不標會、不打

斧頭。希望薪金一百二十元，文友可按七

折優待，公積金自付。仁人君子如欲僱用

者，請賜函星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約時

面試。唯太太小姐，恕難應命。

第二代

白蒂

(三)

也正是華燈初上，新加坡夜生活開始的時候。

占美穿着一身簇新的淺灰色西裝，紅領帶，深紅色的英國皮鞋，駕一輛簇新的深紅色小跑車，風馳電掣地駛向加東去接桂蘭。

一路上，他像在做着粉紅色美夢似的，愉快地計劃着今晚的一連串節目——吃飯、看戲、跳舞。或是吃飯後跳舞最後再到國泰戲院看半夜場。不過最重要的當然是跳舞，這是他的嗜好，同時也是他能够和桂蘭倚偎在一起的機會，讓他陶醉在輕玉溫香般的懷抱中。他想起桂蘭那麼嬌小柔順的樣兒，有時候像一座聖潔的石膏女神那麼端莊，有時候却像一隻玲瓏活潑的小鳥，有時候固執冷酷得像一位

女修士，有時候却像母親似的慈愛。他本以為只有與他同樣熱情奔放、個性朗爽、好活動、健美的女孩子才是

他的理想對象。桂蘭的體態和性格却完全相反，而且是受中文教育的羞怯少女，可是却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力量吸引住他，使他愛得近乎瘋狂，他們常為嗜好不同而爭吵，最後往往使他在她的面前變成一隻馴羊。

到了桂蘭家，她已經打扮好在客廳中看書報等他了。

桂蘭穿着一襲白底小紅花點的旗袍，一雙半高跟的白皮鞋，頭髮分成兩個小辮子，紮一對白底小紅花點的蝴蝶結，薄施脂粉，使那一雙大眼睛特別顯得靈活。占美一踏進門就嚷着：

「讓你等久啦！蘭。」又拉着她的小手上下打量一番後搖搖頭說：「

今晚你真美，要是你穿西裝一定更美。」

「爲甚麼呢？」

「西裝比旗袍好！」

「我說兩樣都好。」

「我說西裝……」占美原想和她

爭辯論，忽然轉換口氣說：「只要是在你的身上，甚麼樣子都好！」

「油嘴。」桂蘭站起身來拉一拉

衣襟問道：「我們上那兒去呢？」

「先到太子餐室晚餐，跳舞、再

到國泰戲院看半夜場。」占美一口氣

把他的全套節目搬出來。

桂蘭不禁撲地一聲笑着說：

「何必那麼緊張呢？」

「我希望玩個痛快。」

「還怕沒有時候？」

「你又反對我啦！」占美有點

慍色。

「我不會跳舞！」

「你會！」

「我不喜歡！」

「你真掃興！」占美厲聲頂撞一

句。

「爲甚麼一定要吃西餐跳舞呢？」

「桂蘭也不示弱。」

占美楞住了，除了說是偏愛這一

調門之外，他委實沒有更充份的理由

可以回答。

「你從來就不尊重別人的意見！」

「桂蘭又憤憤地加上一句。」

占美自己知道理虧，只好婉轉地

說道：

「那麼讓你出個主意吧！」

「我也想不到什麼地方好。」

「總得先吃晚飯，海景酒店好麼？」

？」

「又是吃西餐！」

「……」

「只有西餐才吃得慣嗎？」

「這……」

「我並不是反對吃西餐，只覺得

不必那麼浪費。」

「你說吃甚麼好，還是讓你出主

意。」

「到海邊去吃麵吧！簡便一點。」

「」

「噢，太不衛生了，我看了都想

吐！」

「像你老想蹲在地上吃沙爹就很

衛生吧！」

「好吧！我們就到新娛樂戲院旁

邊吃沙爹去。」占美不懂桂蘭話裡帶

諷刺。

「我不想吃！」

「那麼……」

「……」

「到福建街吃蝦麵，這是你最喜

歡的啦！」占美看到桂蘭不高興，只

好這麼遷就她。

可是桂蘭却也不願意讓占美太委

屈，最後決定到梧槽律的小館子，各

人選擇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在小館子裡，兩人爲了看電影的

問題又發生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占美提議看法國片「春情艷舞」

。桂蘭認爲這是有毒素的黃色影片。

占美再提議看美國西部片，全部

打鬥，緊張刺激。桂蘭認爲祇是千篇

一律在打紅印第安人，無聊！

占美只好再讓桂蘭出主意。

桂蘭想看國語片「詩禮傳家」。

占美一聽到國語片立刻皺眉頭，

國語他懂得不多，意思也不大了解，

最主要的是他認爲中國影片太壞，不

值得一看，至於壞在那些地方，他也

說不出所以然來。

其實桂蘭並不是堅持非看國語片

不可，因爲她愛占美，總希望讓占美

多了解一些屬於中國事物。可是占美

却堅持說是看不懂，假如桂蘭一定要

看，他只好陪着她在戲院裡睡覺。

最後倆，他們都放棄自己的成見

，不看電影，到樟宜海濱賞月，讓大

自然的環境來調和他們生活嗜好的歧

異。

海濱的月色特別醉人，照耀着廣

闊無垠的大海，海波好像千萬條銀色

的絲帶在微風中飄蕩着，微風吹着高

聳入雲的椰樹梢，發出沙沙的音節，

在椰陰下緊緊倚偎着的一對情侶却默

默無言。桂蘭緊閉着眼睛，屏止着氣

息，完全沉醉在詩情畫意的自然美景

和愛情醇膠所構成的幻夢中，默想着

占美雖然是一個不懂世故和未曾受過中華文化薰陶的孩子，有時候蠻橫得可惡，幼稚得可笑，不過他却那麼天真、熱情、坦率、還有一顆善良的童心，因而使他深深地愛着他，也正因為深深地愛他，所以想盡量減少他的歐化習氣，讓他自自然然地回復到華人的本位來。

同樣是在醉人的海濱月色中，占美的想法却就截然不同，他並不覺得有甚麼詩情畫意，只想今晚的月色好，海風好，海水漲得好，在這種情景之下，最好是把衣服脫光，跳到海裡去追波逐浪，於是他快樂忘形地嚷着：「蘭，我們跳下去游水好不好？」「……………」桂蘭祇是對她微微地笑，輕輕地搖一搖頭。

占美不懂得她的含意，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只好做個鬼臉掩飾自己的尷尬相。

桂蘭依然是含情脈脈地望着他微

笑着。

一剎那的沉默，占美似已領悟到此時此地此景是靜靜地浸在愛河中最為適宜，於是他本能地把桂蘭緊抱在懷中，狂熱地吻她的小鼻子，大



蘭低低地問道。

「我自己也不曉得。」占美委實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要你說。」

「我只覺得你有一種力量吸住我的心！」

「是嗎？」

「我……我……」占美似有千言萬語要向桂蘭傾吐，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說起。

「我也很奇怪為甚麼會愛上你，我們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生活環境完全不同，興趣也完全不同，是誰把我們拉在一起，讓我們相愛？」桂蘭喃喃地自語着。

「這不是很好麼？」

「我擔心你將來會變！」

「蘭，你不能這麼不信任我。」占美急得提高聲響着。

「可是你看不起受中文教育的人，看不起中國人的一切，怎能叫我不擔心呢？」

「我並沒有看不起你呀！而且我

眼睛，飄蕩着的秀髮，嬌小的脖子，最後停留在她那兩片柔滑的唇上，許久許久兩人才同時深深地吸一口氣，仍然倚偎在一起。

「占美，你為甚麼愛我呢？」桂

相信愛情沒有國界。」

「這並不是甚麼國界的事，而是顧慮到能否協調。」

「協調？」占美完全不了解協調的意思。

「是的，我們必須做到思想上的協調，生活情趣的協調，不要各走各的路。」

「這還不簡單嗎？以後甚麼事我都聽你的主意！絕不和你爭吵！」占美說得斬釘截鐵。

「我只希望我們的距離能夠一天天縮短，讓我們完全融合在一起。」

占美聽到「距離」，立刻聯想到他即將到英國留學，心裡不禁一陣陣難過，於是他哭喪着臉接着說。

「可是我不久就得離開你，我真不願意。」

「傻孩子，留學不是很難得的機會嗎？」

「兩年以後才能回來。」占美仍然很傷感。

「兩年並不太長久嘛！」桂蘭輕輕地撫慰着他。

「蘭，我想向你求……求婚！」

占美突然提出這一要求，讓桂蘭感到訝異而且使她羞得滿臉緋紅。

「這……」她答不出話來。

「我希望在我離開以前結婚。」

「這未免太匆忙！」

「我們都是真心相愛。」

「可是太殘忍！」

「殘忍？」占美又愣住了。

「可不是嗎？結婚後馬上離開，而且去得那麼遠？時間那麼長，豈不是殘忍。」

「……」占美無言以對。

「你忍心嗎？」

占美搖搖頭。

「你捨得嗎？」

占美還是搖搖頭。

「爲了你的學業着想，我也不能讓你老是在倫敦記掛我！」

這幾句話使占美非常感動，他倆又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許久許久占美才接着說：

「那麼你能不能等我回來。」

桂蘭點點頭。

「真的？」

桂蘭仍是點點頭。

「可是姐姐說你不喜歡我！」

「爲什麼？」桂蘭有點驚愕。

「她說你不喜歡像我這麼一個不愛中國語文的孩子！」

桂蘭才恍然大悟，「撲」地一聲笑着說：

「這是姐姐哄你！」

「她爲甚麼要哄我！」

「大概是你不聽方先生的教導吧！」

占美只好默認，不過他却解釋說：因爲對方先生沒有好感，所以對他所說的都不相信，而且常常故意和他辯論，最後他還再三向桂蘭保證，將來一定要好好地學習。

桂蘭心裡非常愉快，占美畢竟是個純真向上的好孩子，這對她的熱愛也是一種強力的鼓勵，她將永遠地愛他。

深夜。
他倆才回到各人的家裡。

(四)

從此以後，占美的態度逐漸改變，補習文史的時候總是非常專心地聽

方正講解，可是他對方正的厭惡心理却沒有改變。其實方正費盡善心想讓他多了解一些東西，祇因為他們沒有機會生活在一起，情感絕不可能滲透，況且他那種讀死書的教學方法也不是占美所能樂意接受，所以師生之間的鴻溝仍然是無法彌縫，占美祇是爲了愛桂蘭而勉強應付那些功課。

可是吳思宗對他們姐弟倆的學習情形非常關切，尤其是對占美特別嚴厲。

有一天晚上，爲了占美不能背書，不會造句，吳思宗氣得一句話不說，祇是非常激動地在客廳裡來回踏着方步，慘痛的記憶又一幕幕在他的腦海中泛起。方正，愛施，占美滿以爲他一定會發一陣脾氣，想不到他頹然跌坐在沙發上，一面在解襯衫的鈕扣，一面哀傷地把他們姐弟倆叫過來，方正也不安地跟着他倆背後，悄悄地斜靠在玻璃櫥旁立着。

「你們爲甚麼不肯好好學習。占美，你說吧！」

「……」占美低着頭。
「你們知道我的苦心嗎？」

着爸爸。
「知道我爲甚麼一定要你們補習中文。」

愛施似有所悟，占美却嚙嚙地說：「不知道。」

「讓你們先看看我這一身的傷痕



！
吳思宗非常激動地脫下襯衫，他的胸脯和背後佈滿了縱橫交織似網的鞭痕，延着脊背骨是一長條密似珠串的圓形小瘡疤。這是用香煙炙焦的痕跡。愛施看到爸爸遍體傷痕，不禁喊一聲「爸爸」，撲在他懷裡痛哭，占

美也非常痛苦地背着臉不忍細看，吳思宗撫着愛施的頭髮，也不禁老淚橫流。

「誰把你打得這麼慘。」過了許久，方正才用沉重的聲音問道。

「你们都坐下來，讓我告訴你們……」

「這都是日本鬼子留下的殘暴罪跡！」

「你也給日本鬼子拘捕過？」方正驚訝地問着。

「是的，一九四二年星加坡快要淪陷的時候，我先把家眷送到蘇門答臘去，我自己因爲銀行的業務一時無法結束，不幸就留在星洲過了三年八個月的地獄生活。」

「日本鬼子初來的時候，我以爲自己是僑生，平時不沒有參加抗日活動的事，而且和抗日最激烈的「唐人」完全沒有來往，滿以爲絕不會受到傷害。想不到日本鬼子霸佔銀行以後，就把我抓到憲兵部問話。」

「爸爸犯了甚麼罪呢！」占美接着問。

「本來是沒有甚麼罪，想不到却

因為不懂中國話吃盡了苦頭。」
愛施占美都很緊張地屏着氣息靜聽。

吳思宗繼續說道：

「在日本憲兵部時，鬼子先用日本話問我，我聽不懂，就給打了幾拳。鬼子再用國語問話，我也搖頭說不懂，又給踢了幾下。後來我要求翻譯英語或是馬來話，想不到鬼子竟然大發雷霆，瘋狂地用皮鞭子打得我暈過去，就把我關在黑牢裡！」

「第二天又把我提出來審問，這一次鬼子叫翻譯問我是甚麼地方人，叫甚麼名字，我說是新加坡人，想不到又被痛打一陣，幸好那個當翻譯的教我回答說是中國人，怎知道鬼子又罵我既然是中國人爲甚麼不會說中國話，他再叫我寫自己的名字，我不會寫，又被痛打一陣，從此以後，我就天天受鞭打，受侮辱，鬼子們高興的時候，就把我提出來尋開心，發脾氣的時候，也無緣無故把我帶出來痛打。」

「我給關在憲兵部裡三個多月，吃盡了苦頭，到了釋放的時候，鬼子

才告訴我說：本來我是沒有罪的，而且是大大的好人，不過因爲我是中國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寫中國字，所以要教訓我。」

「真是豈有此理！」占美憤恨地說。

「其實當時吃這種苦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已，許多僑生在街上遇到鬼子也常常受體面！這雖然是非常慘痛的教訓，却也是非常好的啓示。從此以後，我非常敬佩那些英勇不屈的抗日愛國份子，知道應該愛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就開始學習國語和中文。」
吳思宗深深地嘆一口氣，穿上襯衫才慈祥地向占美道：

「現在你該明白爸爸爲甚麼要你補習中文了吧！」

占美點點頭，默然無語。

「下個月你就要到英國去，我希望你能乘機會跟方先生多學習一點，才不會讓人家看不起！」

占美還是點點頭默然無語。

兩個月後，占美從倫敦寄來的第一封信就這麼寫道：「我很慚愧，不能用中文給你們寫信。」

在新加坡的時候，方先生的指導，姐姐的鼓勵，桂蘭的熱愛，還有爸爸的遍體傷痕，並沒有使我遠成你們的期望，我很難過！可是從東方到西方，我一路上所見所聞，更使我受了很多刺激和難堪的遭遇。我滿以爲自己和別人家無異，但是海水洗不了我的膚色，誰都以我爲中國人，甚或誤認我是日本人或高麗人，不幸的是有膚色的人在西方的國度，竟常常會受歧視，有許多地方的公園不許去，餐館、旅店也不歡迎！在倫敦，有一次我們去參觀中國藝術展覽會，許多英國人都要我給他們解釋，這才是我最大的難堪！現在我很難過，也很懊悔，過去不會好好地學習，但是以後我會好好的學習，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我，更不要遺棄我。

吳思宗讀完這封信，感動得流下淚來，占美畢竟還是個純良的好孩子，他不懂並不是罪過！

貪風與沖涼

卅月遙天



寒流任掬

在廣州香港，大

家都習慣地把洗澡呼為沖涼，但並不是單指冷水浴，連熱浴都這麼稱呼。舉一個顯著的例：像醫生對患傷風感冒的病家便常常這麼懇切地吩咐：

「最好暫緩沖涼，如果必須沖涼，便沖一個熱水涼吧。」

既熱水了又稱涼，矛盾滑稽之至，而大家恬不為怪，這大概是「沖涼」在方言中已成洗澡的專詞之故。所以，一臨冬天，大家在家裡湯浴，或到澡堂裏去「澡身浴德」，熱騰騰的溫水雖祛除你料峭的寒氣，增加你禦冷的力量，而一例都叫沖涼，對象效用完全相反，外地人初次聽到，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其實，一個語詞必有它的來源的。這回投荒海外，在南洋果然給我們發現沖涼的老家了。熱帶生活，天天都沖冷水浴，家家都有一個沖涼房，沒論在蓮蓬管下沖，或自勺自沖，皆迥異於湯池坐浴的形式。真正是用涼水來沖淋的，一沖即涼的。如此而稱沖涼，才是如假包換。

人類是溫血動物，也是一架製造有機質熱能的機器，在驕陽如火的熱帶環境，為着抵抗熱浪，減輕體熱，食風和沖涼都是很重要的生活情趣。我已說過，這裡的好風是有價的，非普羅大眾所能够輕易購買的，他們終日在火海中勞動，昏昏然「不知有漢，遑論魏晉？」好風嘉惠他們的機會太少了，衣食的忙碌，工作的羈絆，都阻得他向高山和海濱「朝聖」的行程。只不免常常興起，「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的感歎罷了。

愈是熱，愈見得高高在上的「威風」，也愈見得頭家們的「威風」。然而，天無絕人之路，風雖高不可攀，水却俯仰即是。儘管「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風總是瓊樓玉宇的專有物，高層的人們的風食得膩了，還有不勝的感覺；低層的人却在「望風懷念」，「過屠門而大嚼」呢。幸虧水向下流，只要有井水處，有溪澗處，有自來水喉管到處，越低層的人越有豐滿的享受。大家悶熱了，疲勞了，走上沖涼房，醍醐灌頂，從頭上直淋到腳下，便覺體通涼，兩腋風生，一切的悶熱與疲勞都沖刷淨盡了。他們不但天天沖涼，而且早晚要沖，不但早晚要沖，而且出力流汗之後要沖，精神不爽要沖，小毛病要沖，視沖涼一如家常便飯，也如家常便藥。沖涼的嘉惠大眾，真是既平凡也偉大啊！

熱帶洗禮

初進熱帶居住，對這種醜陋頂式的冷水澡感到不慣。但沖涼是熱帶的生活需要，新客尤其需要，你的親友會勸告你，甚至督促你，要有恆無懈地沖涼的。而且要當天發亮，晨風有點寒意的時候便開始沖。要用浴巾摩擦得熱煙自肌理裊裊而起，要沖得感覺到有一股熱氣自頂溜下，沿背沿腿，以至溜於地，如是暑氣才完全沖散，心肺俱爽，如是你已接受熱帶洗禮，深切地領略熱帶生活了。

在熱氣過度蒸發着身體，促使體內汗液排洩與新陳代謝作用的增加，不沖涼會引致食慾不振，食量減縮，精神萎靡等等病害。新客初換氣候，不沖尤易為瘴厲所襲，甚竟不治而死的。有一段關於沖涼的故事：從前一個國內的土豪，遣他的兒子隨一幫窮人來南洋淘金，投靠的頭家，原來是不堪那土豪魚肉凌虐，忍痛離鄉背井因而發跡的。他招待這幫新客，仍具以前貧弱時代那一套奉承豪強刻薄窮苦的「奴才」作風，對土豪的兒子特

別優禮，天天不敢給他做工，讓他擁枕酣臥更不敢給他沖涼，讓他「聚氣養身」，更天天孝敬他吃油煎食品，給他錢讓他爛賭通宵。其餘的新客則硬派他們做工，並嚴厲督促他們天發亮要冷水淋頭。結果，那土豪的兒子竟給頭家優禮得發惡性熱病嗚呼哀哉去了，至此，這位頭家的深心與幽默的報仇手法才明朗化。

這段故事，對新客的衛生有教育作用，其實，在大熱天，洩汗太狼與工作困累，身體格外沉重，冷水一淋，全身可輕十磅，飄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概。怕浴的人，一浴之後，可保證和沖涼結不解緣的。其特異地方，是叫你沖涼在酣睡初醒時，在不感悶熱時，如是才有祛病抗瘴的效力。這又啓發我們深思一步了。

聽經驗的指示：久住的華僑氣候熟習了，倒不必受清早淋浴的限制。但我們看看較我們華僑更與熱帶氣候熟習的馬來人，印度人，他們自蠻荒時代，一直在廣漠的森林中居住到現在。低氣壓的悶熱與森林叢莽的悶濕，好不令人難受。他們傳統的抗禦環

境的辦法是大清早沖涼，還要摩擦得遍體生烟，沖涼後還要在烈日下猛晒，皮膚還常常塗抹羊脂，飲食更須多吃一沙爹一，這樣九煎九製，八卦爐裡果然鍛鍊出一個金剛不壞的身體，雖風餐露宿，也不為病害所侵。他們現在依然執行這條老法，華人也傳受他們的衣鉢，不過我們會因時制宜，自為增減，這裡頭便可看出一條新客須嚴格沖涼的答案。（未完）

歡迎廣告

本刊歡迎各界刊登廣告。

封面內頁，封底內外頁廣

告，全頁八十元，半頁四十元

，四分之一頁二十五元。內文

頁廣告，全頁六十元，半頁三

十元，四分之一頁二十元。

談馬來詩歌「班敦」

胡德本



馬來詩歌的內容，大概可分為四類，那就是「一班敦」體，即古體詩，二、絲易體，即抒情詩，三、羅加體，即散文詩，四、沙惹也體，即歌謠。各體，皆有其不同的體例與風格，而其中最著名，有地位者，當推「班敦」體裁的詩歌。

關於班敦詩歌的來源，馬來人說是馬來固有的文學；但又有人說，這種詩歌，最初是從阿刺伯傳來的，跟回教傳來南方的時代，相去不遠，中經悠久歲月的推移，而漸漸褪去了原有文藝色彩，成為馬來化的文藝作品。上述二說之中，各執一說，因無確鑿的証據，暫時尙難下肯切的定語。

我們試一考察班敦詩歌的內容，固然，不能說是純粹的馬來的表現法，也不是如實的反映馬來人的性格。這種詩歌，認真說來，不能算是完全合乎馬來人的愛好；若是自我們外來者的立場去觀察，那更是感覺到難懂與乏味。若更加嚴格地批評一下，就是馬來人自身，恐怕至少也有百分之七十對於班敦詩歌不能充分理解呢！不過，這種文藝，據考証，的確是來由已久，也可說是馬來的古體詩歌，在我們因為方便起見，姑且替他命名為馬來四行詩，其實，這也不過是個假定的譯名而已，不能算是十分正確，還需要加以糾正。凡是研究過馬來

詩歌文藝的人，相信不會否認上說吧！

原來，馬來班敦詩歌中，就是六行詩，八行詩，也是時常可以看到的。據一般人稱，這種班敦詩歌，在馬來亞至少已有近千年的歷史，確否尙待考証。我們試從馬來唯一的歷史文獻，「馬來編年史」這部書當中去推源探本，便不難窺知其過程。這部「馬來編年史」，大約是在四百年前寫成編就的，堪稱是馬來文獻中的寶物。書中對於班敦詩歌的淵源和體裁，均有評盡的敘述。所謂「班敦」其本來的含義有「格言」的意味，就好像釋迦說法的格言，其次，是含有「譬喻」或「假設」等的意義，這又分明是一種比喻體的詩歌。在現今馬來人普通的解釋，大都認為是後說比喻體來得切當。

班敦詩中的比喻常常是用俗語來穿插，例如甲是個有名的人物，萬事都懂，但乙也不示弱，乙自以為比甲來得更聰明靈活，於是他們倆對於人生觀宇宙觀各有其體認，各有不同的看法，甲乙兩人都爲了要使得他人理解其人生觀與宇宙觀，於是各設「比喻」用詩歌的形式體裁來表現，來解答。就這點看來，足見這種班敦詩歌，又好像含有說教的意味，這難怪上說最初解釋爲「格言」詩，也自有其見地，因爲，說教與格言性質是接近的。

其次；講到馬來詩歌的音韻問題，是很攷究的。正

如中國詩歌一樣，沒有例外。馬來的詩歌，尤其是歌詠男女之間的戀愛詩歌，更為重視音韻。「愛情詩」在馬來民間的歌謠裏面，頗為普遍，而其纏綿悱惻的情調，哦吟之下，必使人深受感動的，至其用韻方法，語尾大都壓韻，又常常把花草蟲魚來做「比喻」這又與中國的詩歌同樣，沒有例外的。

有人認為馬來的詩歌的構成，體裁略嫌單調，其實，這是不大懂得馬來詩歌的人所說的話。因為馬來的詩歌之構成，是相當複雜的，並不見得怎樣單調。原來南方人，得天獨厚，物產豐富，生活問題，很容易解決，一向安居樂業，「生於斯，食於斯」，幾於不知道甚麼叫做生活苦。這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樂其樂，閑暇之時，自然而然地耽於詩歌吟詠以點綴與滋潤生活。吟出了一首詩歌，便可加添生活上的一種的愉快，得到生活上的安慰；尤其有文藝天才的馬來人，其視詩歌之表現，不啻是生命力之表現。

上述「班敦」詩歌之型態，本來是一種民間普通的對話體，漸漸演變而成爲韻文，成爲詩歌。爲甚麼會從對話體演變而成呢？就是因爲生活安閑，多有對談的機會所致，後來便演變成爲詩歌。

不過現今的馬來「班敦」詩中，愛情詩歌已佔了九
十巴仙。在蘇門答臘，或婆羅洲的青年男女們，到了今日，還有印度尼西亞古代的風習。那就是青年男女，爲了彼此互通其意志，互傾其積愆，而特召開了一個會，席間談笑風生，接着便是男的女的，各自出其所作的班

敦詩，親手贈送給對方以獻其殷勤。還有在結婚以前，男家女家開始談判婚姻的時候，也是用班敦詩以互通其情意的，這種風習，於今尚在流行着。

以下約略選幾首班敦體馬來詩歌來做例証。

首先，就馬來著名文獻「馬來編年史」當中摘錄幾首來翻譯，其屬於「四行詩」者如左：

普普耶王子呀！

他爲何想進攻馬拉加王國？

看呀！花的心，

却滿含着滴滴的淚珠！

這首「班敦」詩裏面所含的意味，頗爲深遠，是敘述古時的史實。古代的暹羅國普普耶王的王子，曾一度想進攻馬拉加王國，詩人即就其時的情景寫出這首詩，其言外之意，是不贊成普普耶王子的侵略行爲。所以篇中說：王子的衣服車馬雖然像「花」那麽樣的美麗，但「花心」含淚，是象徵其可悲之命運。看他構思是如何的巧妙，含意又是那麽深遠。但這首詩歌，究竟還是「古」一點，若論今日的馬來班敦詩歌，其形式相當差異，試學一首「六行詩」來做例証如左：

走呀！走！走到街頭巷尾去，

買了魴魚，也買了江魚，

首先，我要買美味的大刀魚呀！

走呀！走！走到親友家裏去，

探訪了姑母，也探訪朋儕，

首先，我要探訪親愛的姑母呀！

這首六行詩中所說的話，是馬來人的處世箴言，雖然是極平易淺顯，可是在這平易淺顯中，包含着人情物理及處世之態度。前三行是比喻，後三行始轉入主題。大意是說出門行街，便中訪問親戚朋友，第一當然先要去拜訪最親切的姑母，以盡其子姪之情誼。其拜訪之程序，是由親而及疏，這正如中國古訓中所謂「親其親」、「長其長」的意思，這很可以代表馬來人的人情風俗。其次，再學一首馬來的「八行詩」，這一首八行詩，措詞立意，比較的另具一種作風，前半四行與後半四行，看來好像全不相屬，姑照錄之，藉資參考：

小池養不來大魚，

大象和野豚，怎會湊合在一起？

雨天即使出門去打臘，

究竟是落得一場空虛！

誰是唯一的創世主呀！

亞當的孫兒是個先知者，

第七天國倘若從天降下來，

那是崇高偉大的神的化身吧！

右八行詩是讚美神之偉大，但其奧妙何在，莫測高深。總之，馬來的詩歌「班敦」的表現法，有的相當困難，尤其是新時代的馬來人，益感覺其不容易下筆寫作。因為這樣，所以今日的馬來詩人，已有漸漸逃避「班敦」詩體寫作之傾向。



跳「浪迎」

圖：求勤

文：白丁

日操勞，入息少，趁月着色，
跳「浪迎」解煩惱！

馬來人來的魔術

鍾劍雄譯 作 AMYNEDD

我相信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會聽到「神秘的東方」這一句話，照我自己的見解，我認為東方並不怎樣神秘，只不過有時是會有一些不可解釋的事情發生吧了。

我在馬來亞住了三十六年，那時我是一個樹膠園的副經理。有一個傍晚，我的一個朋友，到膠園外去散步，在路上有說有笑，不一會兒便到了一個馬來甘榜。當我們跑進甘榜的一條窄小的路，我們遇到了一個馬來人，他看了我們一下然後說：「你們要看奇妙的魔術表演嗎？」我們點點頭，于是他便接着說：「我家有一個 Pawang，你們看了他的表演，一定會覺得是與平常的表演不同的。」

Pawang 這個字，好像是說一個魔術家，能够預測天氣的陰晴，能使天下雨，而且能趕走魔鬼。

我們都答應去看這一種新奇的魔術，便跟着他回到他的家去，在他的家的大門前，有一塊很大的空地，這種奇妙的魔術就在這一塊空地上表演了。

這一次的表演是沒有預先準備的，所以開始表演時沒有什麼觀眾；但是因為有把戲看，所以過路的人都止了步，來看個究竟。當這種表演到了最高潮的時候，觀眾已是增至四五十人了。

那個 Pawang 只穿一條 Sarong，赤裸着上身，他在空地上，一動也不動地站了三四分鐘，這一個傍晚是相當涼爽的，但是這個 Pawang 身上的汗還是雨注似的流個不停。忽然之間，他伸出了一隻右手向人要一把 Parang 刀，在觀眾當中，有一個馬來人將一把 Parang 刀給了他。我們後來知道這一把 Parang 刀是那個 Pawang 自己的刀。

他用一隻手拿着一把 Parang 刀，然後在刀背上用手指擦了好幾下。他擦了好幾分鐘之後，我們便看到有水滴從刀尖處滴到地上去，不到兩分鐘之後，地上已積了許多水了。

這時突然有一個馬來人從羣衆衝出，手中拿着一個空的椰子殼。他跑到那 Pawang 的面前，把椰子殼放在刀尖之下，不到二十分鐘這一個空的椰子殼也裝滿了水了。這時，Pawang 停了手指上的動作，刀上的水滴也立刻跟着停了。

我實在不明白水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那個 Pawang 是無法把水藏在身上的，因為他的身上是沒有穿上衣服的，他的頭是光禿禿的，天上又沒有黑雲，已經是一個星期沒有下過雨了。那個小井是有水的，可是離開他站的地方很遠，大約有六十尺左右；屋裏是有水的，可是要到屋裏去，必須要爬上五六級的木梯，他的前後與左右都是空地，這種奇異的魔術，究竟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如果要我猜的話，老實說，我實在是沒有辦法猜得到了。

讀者· 作者· 編者

生活中缺少文藝是一種枯燥無滋味的生活，文藝而不表現現實生活是一種貧乏無內容的文藝。正如李亨與馬摩西所說：「今天我們應創作此時此地的文學，關沙漢為綠洲。」「蕉風」是本着這個願望而努力，想讀者們也是本着這個願望愛護着「蕉風」。

這一期，收到姚鴻聲自遠地寄來的「百年前的星洲天地會」。這是一位馬來人身歷天地會會堂，目見會人「開香堂」收盟兄弟的實錄。雖然，馬來人不曉中國話，不能把當時天地會的誓詞、堂規、誡條、暗語確切的報導出來，但描述翔實生動，確為一種寶貴的史料。

「談馬來人的詩歌「班敦」」是怡保青年作者胡德本的來稿，對馬來人的詩歌作了比較與舉例的探討。像上兩種文字，有關報導馬來亞史實的，以及介紹馬來人文藝的作品，本刊非常歡迎。希望讀者與作者們不斷供給，更希望精通馬來文字的朋友多多翻譯馬來人的文藝創作，在本刊介紹給大家。

「教師節」是描寫一個老教師的不幸。重陽本人便是在星洲一間華校任教，深知教師的清苦與艱辛，像他所寫的「一章先生」的遭遇，絕不只是小說，而確實在馬來亞各地見得到的。關於封面，我們計劃着，在頭十二期內，每期請一位現居星馬的畫家設計封面插圖一幅，以馬來風光為主題，並配以蕉葉，使畫與本刊刊名，發生一種連繫的意味。

要向大家抱歉的，便是田鳴恩許健吾二位所作的歌「朝霞」，由於抄譜與製版費時，不能如期刊出，下期是一定不誤的了。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名及原作者姓名。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來稿如須退還，請附足郵資。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南 景

(影攝) 林 梳